

保祿與神秘主義

陳德光¹

引言

世界宗教中有多種的神秘者；神秘者就是一個對絕對者深度覺知的人²。基督宗教的神秘者，是一個尋求天主知識與愛情的人，以超越一般人的程度經驗到個人與天主生命的相遇，體驗到天主臨在萬有中，天主的觸動強烈地感受在心中，一切都獲得精神的整全與轉化。

聖保祿說：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」（迦二 20）。就是一種「神秘結合」（mystical union）。神秘結合有不同分法，依甘易逢神父的意見可分三種：天人神婚的結合、自然宇宙的結合、存有本質的結合。最後一種即受造存有分受原始存有的結合，有時產生「我是神」的類比講法，個人認為或可稱「辯證的類比」。

一般神學意見認為，神秘主義（mysticism）的源頭來自奧蹟（mystery），本文第一部分先談保祿與天主教傳統神秘主義，其

¹ 本文作者：陳德光教授，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學博士；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舊約聖經學、基督宗教神秘主義、比較宗教學、宗教與教育等；現任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、宗教學系及神學院教授。

² Ursula King, *Christian Mystics. Their Lives and Legacies throughout the Ages*,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4, pp.3~7.

中包含奧蹟與神秘思想背景的討論；第二部分談保祿與艾克哈神秘思想中，有關空無、信望愛與肖像的討論；最後是結論。神秘主義的空無有悖理或辯證的特色，個人認為這種特色雖然與奧蹟不盡相同，但十字架奧蹟也有悖理或辯證的特色，產生神秘主義與奧蹟的另一種會通。

一、天主教傳統神秘主義

神秘主義，依天主教傳統更好稱為「神秘思想與生活」。基督宗教神秘思想有兩大源流，猶太傳統與希臘傳統，核心是對耶穌本人的經驗，以耶穌基督與基督奧體—教會—為中心。

耶穌的經驗就是在耶穌身上體驗到天主生命，耶穌的道理就是神對世界的愛，與派遣護慰者聖神的恩許。福音除了記錄耶穌，也是初期門徒信仰的記錄。

神秘經驗是神人密契，其中有對神聖所愛者的默觀與渴求，當作人生沒有止境的第一大事。神的默觀是一種光明卻黑暗的經驗，比一切都明亮，卻仍是語言不能道斷的黑暗。教會用「默觀」（contemplatio）或「內觀」，指非人為的對神的默觀。有別於默想具感官與推理的作用，默觀指心靈專注的態度，有空無、純淨、虛靜等特色，及「行動中默觀」，「默觀中行動」的特色。

（一）奧蹟、神秘

教父生活於希臘羅馬的世界與文化，接受閃族的宗教，自然以「奧蹟」（mystery）與「神秘」（mystical）已存的字來表達自己的信仰。這兩字的字義可能來自希臘文 myein，原指希臘神秘宗教閉眼守秘的入教儀規（mystery cults）。基督宗教普遍把

奧蹟（mystery）指耶穌默西亞的奧蹟。筆名狄奧尼修（Pseudo-Dionysius Areopagita, 約 500）在《神秘神學》（*Mystical Theology*）書中所用的神秘，指隱密或奧秘之事，天主對人的超自然的轉化力量。中古世紀後期才有今天神秘主義的講法，論「神秘結合」或神人密契的經驗（*unio mystica*）³。

依布耶（L. Bouyer）意見補充：保祿的奧蹟有新約禮儀背景，並非受到希臘文化影響，狄奧尼修雖受新柏拉圖主義影響，卻離不開先新約、禮儀與教會的傳統，尤其是聖經中基督擘餅的奧蹟⁴。

1. 奧蹟

奧蹟，依拉丁文 *mysterium*，可譯作奧理、奧蹟、奧秘⁵。

奧理是超人理性的天啓，理性只知非矛盾，知其然不知所以然，否定神學強調神的無言可喻。

教會傳統三大奧蹟—聖三、降生、恩寵—的基礎就是天主自己，天主是永恆的奧秘，而三大奧蹟離不開基督的因素。教會的禮儀使基督奧蹟真實臨現，禮儀的紀念與宣告不只是回憶過去，依聖事神學，今日信衆實在分沾或參與救恩事蹟或基督

³ William Johnston, *Mystical Theology*, New York: Orbis books, 1995, p.19. 麥金認為 *Unio mystica* 到十七世紀才成為學術用語，參 Bernard McGinn, *Meister Eckhart and the Beguine Mystics*, New York: continuum, 1997, pp.12~14。

⁴ *A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Vol.: I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Fathers*, Louis Bouyer, London: Burns and Oates, 1968, p.525.

⁵ 黃克鏞，〈奧秘〉《神學辭典》（輔神著作編譯會編輯，台北：光啓，1996），條文 600。

的逾越奧蹟。

奧秘指天主隱秘的本質與隱藏的救恩計畫，彰顯的基督事蹟，分別構成奧秘的隱與顯的核心。

福音把「奧蹟」與比喻連在一起，「天主的國的奧蹟只賞給了你們，但對那些外人，一切都使用比喻」（谷四 11），「因為天國的奧蹟是給你們知道，並不是給他們知道」（瑪十三 11）。因此，奧蹟就是天國，有學者認為這奧蹟就是：耶穌即默西亞。

保祿的囚居書信中，奧蹟是核心信息。保祿論宗徒的任務就是天主從世世代代以來所隱藏、而今卻顯示給其聖徒的奧蹟，自認這奧蹟為外邦人也有何等豐盛的光榮，「這奧蹟就是基督在你們中，作了你們得光榮的希望」（哥一 27）。稍後，在同一書信繼續講天主的奧蹟就是耶穌基督，在內有一切智慧與知識的寶藏。

保祿在《厄弗所書》論基督的奧蹟，世世代代藏於天主內，藉由啓示揭曉於人，保祿祈求人能認識基督的愛超過知識，是基督與教會結婚的奧蹟：「這奧蹟是偉大的！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」（弗五 32）。

《弟茂德前書》以一首用於初期教會的詩歌談論奧蹟，宣稱：「無不公認，這虔敬的奧蹟是偉大的：就是他出現於肉身，受證於聖神，發顯於天使，被傳於異民，見信於普世，被接於光榮」（第前三 16）。

保祿奧蹟的中心是十字架的道理，容後論述。

最後，從新約傳到教父的基督奧蹟，就是基督死而復活，揭示天父與其救恩，也是聖經的核心問題：「你說我是誰？」（谷八 29）伯多祿予以回應，但不是從血肉得知答案，卻從天父的啓示獲悉。

2. 神秘

基督教宗教神秘者從聖經吸取靈感，舊約提供人依神肖像而造的神人關係基礎，神秘人物有梅瑟、雅各伯、依撒意亞等人，常用的經書有《雅歌》、《聖詠》。

新約特別是若望與保祿著作，後人以之作重要的靈感源頭。《若望福音》的思想「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」，產生日後的降生道理。基督教宗教雖有制度面，但核心與基本上是神秘的宗教，就是耶穌自己的經驗「我與父一體」一種全然的神性的整全。耶穌是神愛世人，派遣聖子聖神的見證，成為降生與聖三道理的基礎。

個人認為，奧蹟與神秘密不可分：奧蹟是神秘的基礎。換言之，奧蹟是客觀面的啓示工程，神秘是主觀面的契合經驗。

(二) 保祿著作的神秘特色⁶

姑且不論有沒有保祿特色的神秘主義，保祿對後世基督教宗教神秘者的影響甚大，保祿著作也反映默示主義與神秘主義源頭的關係。

耶穌的運動最早被定位為猶太教的默示派，第一代的追隨者以默示語言解讀其復活與再來。雖然新約與默示文學相關，近來更多研究者認為，雖然耶穌採默示性語言，耶穌對天主國的概念是內存 (immanent) 多於迫近 (imminent)⁷。

保祿書信反映默示主義（得後二），針對默示相關的末世思

⁶ Bernard McGinn, *The Foundation of Mysticism* (New York: Crossroad, 1997), pp.69~74.

⁷ 同上, p.70, n. 18.

想，其末世思想以耶穌基督的復活奧蹟為中心（格前十五 14~19）。保祿期待耶穌基督即將來臨，同時認為在耶穌基督被釘事件中，天主救恩已臨於人間。復活的主帶來人間新領域，使世界充滿聖神（迦五 16~24），順從聖神的人不依本性私慾生活（羅八 12~14），論天主義子過聖神引導的生活，因應希臘文化影響，特別論及死後的身體狀況（格前十五 35~50）。

史托茲(Anselm Stoltz)論述保祿被提到第三層天（格後十二 1~6）的默示性經文，對基督教宗教神秘主義的影響⁸；保祿的神視與梅瑟與天主在西乃山的相遇，變成神秘經驗的典型。

保祿在記述中，基本上提到兩種經驗：神魂超拔到第三層天，以及更高地超拔到天堂去。猶太默示主義對神魂超拔的記載，經常是托古的聖經人物；保祿的情形是第三人稱的講法，作為自己面對格林多對手的宣教的依據，自己與天主親密的關係。經文特別強調保祿接受的啓示：「他被提到樂園裏去，聽到了不可言傳的話，是不能說出的話 (unutterable words, arretha themata) 」（格前十二 4），有否定式 (apophatic) 神學的意味，高於一般的知識。

保祿自稱「基督內的人」（格後十二 2），雖肯定與神的深度契合，卻不否定個人的身分，是一種在神內生活的經驗。另處，保祿的講法值得注意：「……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，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，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……」（迦二 19~20）。此外，保祿提出宇宙性基督的看法，基督使天主成為「萬有之中的萬有」（格前十五 28）。

基督與聖神的關係（格後三 17~18）開展一系列講法，有關聖

⁸ 同上，p.70, n.20.

神與信衆的關係。依《羅馬書》，「在基督耶穌內的生命之神的法律，已使我獲得自由，脫離了罪惡與死亡的法律」(羅八2)，只要「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」(羅八9)。因此，「那使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，也必要藉那住在你們內的聖神使你們有死的肉身復活」(羅八11)。這主題可藉羅五5與迦四6發揮得更明顯。

此外，雖然保祿不用「神化」(divinization)一詞，但他對分受基督子性與聖神居所的講法，後代神秘者用來發揮基督教中神化的主題。這神化就是一種在基督內與天主的精神結合。

最後，保祿對姦淫傷害人的身體作為基督身體肢體的批評：「你們豈不知道那與娼妓結合的，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？因為經上說：『二人成為一體』。但那與主結合的，便是與他成為一神 (one spirit with him)」(格前六16~17)，這與主精神一體 (one spirit with the Lord) 的講法，雖然保祿沒有神秘的意義，但卻是最多引用的經句，作為神秘結合的依據，強調這種位格間的結合，避開同一性 (identity) 或不二 (indistinction) 的難題。

以上就一些最重要的經文，說明保祿對神秘主義的貢獻。依後來發展的神秘主義去認定外邦人宗徒，就有年代倒置的問題，保祿可能更是一個對比法律與福音的宣講者。

二、保祿與艾克哈神秘思想

艾克哈大師 (Johannes Eckhart, 或稱 Meister Eckhart, 1260~1327/8) 是基督教中古世紀狄奧尼修式神秘主義 (Dionysian mysticism)，基督教吸收新柏拉圖哲學的靈修思想的代表人物。

艾克哈曾任大學教授、修會省會長、牧靈輔導，年老望重之時卻捲入異端紛爭。身後，教宗若望廿二世發表《於主田園》憲諭，以艾克哈思想廿八條命題涉及程度不一的異端定罪。

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(1978~2005)於一次公開談話中，引述艾克哈的話「上主最急切要求你的事，只有一件，那就是捨空自我……讓天主在你身上工作」⁹，間接替艾克哈思想平反。一些專門的艾克哈研究，開始肯定艾克哈思想的正統性，講道家也把他的道理當作避靜與默想的主題¹⁰。

艾克哈大師有多處引用保祿書信發揮其神秘思想，較有名的例子，如：羅十一 36，十三 14，格前十五 1~10，迦三 6~22，弗六 10~17，四 6 等處。以下將集中討論三個相關的問題。

(一) 大馬士革路上的「空無」

艾克哈針對保祿歸化的經文（宗九），以德文道理第 71 篇「掃祿起來」（Surrexit autem Paulus）討論「空無」的問題¹¹。

保祿在大馬士革路上的神秘經驗，把他從初期教會的敵人轉為支持者。福音描述耶穌的生活、死亡與復活，保祿見證轉

⁹ Johannes Paul II, *Der apostolische Stuhl 1985. Ansprachen, Predigten und Botschaften des Papstes Erklärungen der Kongregationen* (Vatican City: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, 1985), p.1508.

¹⁰ Dom Andre Gozier, *Prier 15 jours avec Maître Eckhart*. Paris: Nouvelle cité, 1992, p.14. 中文方面有理查·奇爾森著，易利利譯，《天主在等待你：根據艾克哈的經典神修》(台北：上智，1996)。

¹¹ LW Pred. 71; Quint DP Pred. 37; *LECTURA ECKHARDI I-II: Predigten Meister Eckharts von Fachgelehrten gelesen und gedeutet*, ed. Georg Steer and Loris Sturlese, Stuttgart:Kohlhammer. 1998, pp.219~246 (Predigt 52 von Burkhard Hasebrink). *Meister Eckhart: Teacher and Preacher*, ed. Bernard McGin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Frank Tobin and Elvira Borgstadt. New York: Paulist Press. 1986, pp.320~326 (Sermon 71 by Frank Tobin).

化的信仰，以個人強力的經驗和初期門徒及日後基督宗教團體共融。大馬士革路上的神秘經驗，也是許多人的經驗，強而有力，充滿脅迫性，使人不能拒絕開始新生活，投入全部身、心、靈的生命。

保祿歸化的敘述，成為艾克哈發揮神秘主義的機會。艾克哈針對經句：「掃祿從地上起來，睜開眼睛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」（宗九8），展示其詮釋功夫。艾克哈德文道理第71篇，寫於埃爾福特（Erfurt），他於巴黎大學的學業結束之後重返埃爾福特，1303年於此掌管薩克森會省（Saxonia）47個會院的會務。

寫作方面，德文道理第71篇討論認識天主的條件，是他從巴黎回來的作品，寫作《巴黎問題》之前的背景。

艾克哈把保祿在大馬士革路上歸化的經文，作為認識天主事件解讀。艾克哈的重點是神視中的經驗、不可言說的否定神學，對絕對的認識屬於另一範疇，與對受造物的認識不同。因此，當聖保祿什麼都看不見的時候，就看到天主。

肯定神學對認識神作肯定的論述，視神作知識或光明。否定神學卻強調天主的他者性與不似性，回溯到對神的論說之前，認神作至一，克服神名稱的多樣性。

依否定神學方式，論神的言論因此進入辯證的結構：一方面，神作純淨之物（有）；另一方面，神莫可名言（空無），徹底的否定與純淨的肯定互相作用。於此，艾克哈引用筆名狄奧尼修《神秘神學》第五章的句子：天主不是存有、生命、光明，卻是存有、生命、光明的超越。這種天主的超越本質，發展一種純淨的肯定論述，天主是超越光明的光明。艾克哈認為，這就是進入世界的「真光」（若一9）的意思。

艾克哈依德文道理第71篇（宗九8）「掃祿從地上起來，睜

開眼睛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（思高翻譯），或看見空無（按照字義）」（Paul rose from the ground and with eyes open he saw nothing），論保祿看見空無（nothing）有四個可能的意義。

依經文脈絡，保祿看不見東西，只是被顯聖的光輝所炫耀的結果（宗廿二11）。保祿基本上可能有空無的想法，但沒有把這段經文作存有或神秘意義的討論，更沒有空、有的關係的理論，艾克哈意見如下。

第一個空無的意義，個人認為是「神空人有」或「非物空」觀點。艾克哈解作：「掃祿從地上起來，睜開眼睛，看見空無」（when he got up from the ground, he saw nothing, and the nothing was God）。

他以認識事物的經驗說明，為了認識事物，需要抽象作用，從事物抽出圖像；然而，天主無以倫比，全然純淨，靈心超脫物體圖像，才能直觀天主。因此，依人性立場所見，天主是「非物」（no-thing）的空無。

第二個空無的意義，個人認為是「神空人有」或「靈智空」的觀點。艾克哈解作：「掃祿從地上起來，睜開眼睛，除了天主一無所見」（when he got up from the ground, he saw nothing but God）。

如果要講論天主，人就會給一個名字，勉強給的名字就是靈智（intellect）或「空智」，空於因果推論、自反自成。針對「空智」的自反自成，艾克哈於德文道理第69篇，提出五種靈智的特色，其中第四種就是「自動自求」（in sich selber wirkend oder suchend）的靈智¹²。此外，艾克哈於《巴黎問題專集》第一問題討論神的存有，稱神為「超脫存有的純淨」¹³。換言之，保祿

¹² DP Pred. 40, p. 389.

¹³ 原文 *puritas essendi*, purity from being。詳見：陳德光，《艾克哈

看見天主，天主仍是「寂靜獨立」，超脫人性的空無。

第三個空無的意義，個人認為是「神有人空」或「默觀空」的觀點。艾克哈解作：「在萬有中，除了天主一無所見」（In all things he saw nothing but God）。

依傳統，天主雖擁有光明等名字，但仍不能依受造物自己的觀點。認識需要圖像中介；然而，誰若要認識非物的天主，就應超脫人性圖像的中介，無暇顧及這些外在之物。為認識神，人需要被提升到天主獨有的光明之內，因此，保祿除了萬有中的天主，一無所見，也就是一種閒心或淨心的默觀，使保祿看見萬有中非物的天主。

第四個空無的意義，個人認為是「神有人空」或「物虛空」的觀點。艾克哈解作：「見神之後，萬物皆空」（when he saw God, he viewed all things as nothing）。

正如靈智或空智超脫萬物，才能認識天主，認識天主的人，除非了解萬物自身虛無，就不能認識天主。艾克哈於同一篇道
理說：保祿「因為看見萬物皆空的道理，因此才看見天主」（when he saw all things as nothing, he saw God）¹⁴。再者，艾克哈以《雅歌》愛人尋找所愛的經驗補充。《雅歌》三 1~4 中新娘遍找不著所愛者：不在床上、街道、巷子，就連守衛對所愛者在何處也緘口不語。依艾克哈的解釋，床、街道、巷子代表人的受造性，彰顯受造世界不足。最後，超脫受造世界，「走遠一點」即可找著，這種若隱若現正是天主「若有若無」的寫照。

研究》（台北：輔大，2006），78~81 頁（尤其註 54）。

¹⁴ Meister Eckhart: *Teacher and Preacher*, ed. Bernard McGin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Frank Tobin and Elvira Borgstadt, p.321.

以上四種空無分別代表神的空無：「非物空」與「靈智空」，以及人的空無：「默觀空」與「物虛空」。依艾克哈神人相對的思想，神的空就是人的有，人的有就是神的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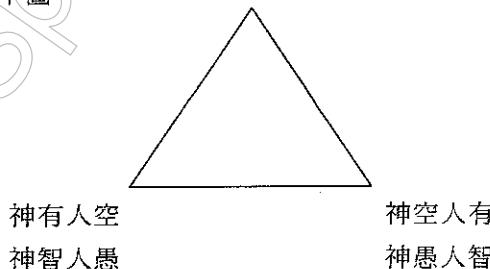
「神空」與「神有」並沒有矛盾的關係，「神空」是「非物空」與「靈智空」的「真空」，凸顯神超脫萬物；「神有」超度萬物的虛空，是激發人「默觀空」與「物虛空」的「妙有」。

「神空」與「神有」的辯證關係，兩者在「至一」的充分對流中融合。從神的空，走出神的有，從神的有，走進神的空。

艾克哈「空無」的辯證，可以對比保祿論十字架的奧蹟。

保祿認為宣論天主的奧蹟，不用高超的言論或智慧：「因為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」（格前二2）。猶太人關心的是神蹟，因此是絆腳石，希臘人追求的是智慧，因此以之為愚妄，然而，對那些蒙召的人，不拘猶太人或希臘人，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智慧。基督奧蹟於人類歷史中，顯示天主救恩的奧秘事蹟，天主救恩計畫的奧秘，就是愛的奧秘，而基督在十字架所顯示的天主智慧與德能，竟被世人視為愚妄與懦弱，因此，十字架的啓示就是隱晦的啓示。

艾克哈的神人空無關係，與保祿的神人智愚關係，悖理辯證可對比如下圖：



(二) 信望愛三德的比較

保祿於論愛永存不朽的詩歌中，對比現在的不完美與將來的完美，他表達說：

「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時，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。我們現在所認識的，只是局部的，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，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。」（格前十三 12）

文脈提到「現今存在的，有信、望、愛三樣，但其中最大的是愛」（格前十三 13）。愛德的卓越性，也可以另一經句補充：「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」（弗三 16~19）。

雖然保祿強調信仰，對復活的主有知識與愛情同等重要，經文文脈把愛看作對天主直接面對面的完美境界，而知識則視作現世的境界。

針對格前十三 12 的解釋，孔慈滿 (Conzelmann) 認為面對面的觀看，依保祿自己應指末世義 (eschatological) 解，而非神秘主義解¹⁵。個人以神秘主義超脫時空思維解釋，艾克哈除了表達當代道明會學派知勝於愛的立場，更於德文道理第 52 號表達「無所知」的立場，真正的幸福不在於知，也不在於愛，更在於知與愛的超越¹⁶。天主永恆至一本質的生活，與一般人所論的知與愛的生活方式不同，天主的生活沒有知與愛的選項的分別，甚至沒有現世與未來的分別。

因此，保祿愛德至上的看法，反映末世論意義，而非神秘主義的看法。

¹⁵ Bernard McGinn, *The Foundation of Mysticism*, p.71, n.26.

¹⁶ 陳德光，《艾克哈研究》，126~128 頁。

(三) 肖像

保祿對肖像的論述，與艾克哈思想有直接的關係。

依保祿之見，梅瑟的啓示仍蒙著臉面（出卅四 34）或在雲彩中，基督的啓示卻是揭開的臉面：

「主就是那神：主的神在那裏，那裏就有自由。我們眾人以揭開的臉面反映（默觀）主的光榮的，漸漸地光榮上加光榮，都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，正如由主，即神在我們內所完成的。」（格後三 17~18）

反映的原文 *katoptrizomenoi* 一般懂作凝視（gazing）或默觀（contemplating, speculantes）¹⁷。因此，經文可解作默觀復活的基督，我們都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。由於把默觀與天主肖像連結一起，甚至變成與主同樣的肖像，保祿的經文成為神秘主義的重要靈感來源。

依艾克哈創造論思想，人靈深處依本性是神的肖像，能接受神的本質¹⁸。人「依（朝）神的肖像」（ad imaginem Dei）而造有兩個意思：一方面，表示心靈的秘密就是「肖神」，而不「肖物」；另一方面，表示人仍不是天主肖像，人總是「依（朝）神的肖像」，在朝向完美中，聖子耶穌才是真正的「神的肖像」（*imago dei*）與天人中保（哥一 15）。

以上見解，艾克哈與傳統一致。然而，艾克哈的新意在於其層遞迭起的思想方式（thinking of intensification）：從人靈「依神的肖像」，到人靈作「神的肖像」，作聖子同樣的聖父的肖像¹⁹。

¹⁷ Bernard McGinn, *The Foundation of Mysticism*, p.71.

¹⁸ In Gen. n. 115, LW I, 271, 3~6.

¹⁹ In Ioh. n. 119.

艾克哈肖像道理可以配合創造論、聖三論來說明。創造就是為了分受天主的存有；然而，創造論的高峰在聖三論，作自然人是為了作神化的人。

以艾克哈思想發揮，依創造論，受造物只能用借貸(auf Borg)方式取得存有，存有總不會變成人的存有²⁰；依聖三論，聖子的降生使人「神化」，換言之，「聖子於人靈的誕生」使人「藉恩寵分享神的本性」，脫離受造的存有，進入聖三內在生活的父子關係，甚至超越聖三關係，進入神原至一本質的生活²¹。

結 論

本文有四點結論：

1. 聖保祿是基督教宗教神秘主義的重要源頭。
2. 聖保祿的十字架思想與艾克哈的空無思想反映相同的悖理(paradox)或辯證結構。
3. 聖保祿論信望愛三德有時空的末世思維，不同於艾克哈論愛與知有超越時空的神秘思維。
4. 聖保祿「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」的看法，在艾克哈創造論與聖三論中獲得一個思想的理論與架構，從自然的人到神化的人。

²⁰ 陳德光，《艾克哈研究》，108~112 頁。

²¹ 陳德光，《艾克哈研究》，90~91，120~121 頁。